

《老杨公》——珠浦民艺奇葩

■ 韩家照 刘卞玲

《老杨公》是北海、合浦及钦州犀牛脚一带民间的传统歌舞，是北部湾畔民间文艺一朵瑰丽的奇葩。据《合浦县志》等史籍记载：自清朝以来，《老杨公》就在合浦、北海一带广为流传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它取材于神话故事，说的是蔡九仙娘（以下简称仙姑）因动了凡思，被玉皇罚下凡受苦，受尽百般磨难，欲投河自尽，幸遇南海观音化身的老杨公撑渡搭救，指点迷津，仙姑才得以脱离苦海，逃往南山过上自由的幸福生活。

珠乡群众爱在婚娶、喜庆事及庙诞等日子里请来能歌善舞的优秀艺人扮演老杨公。它的曲调丰富多彩、悠扬舒展，舞步美妙多姿、刚健活泼，间以谐趣横生的搭讪，逗人发笑。因此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久演不衰，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爱。

《老杨公》用合浦方言演唱，由“杨公”“仙姑”主演，配以答白、送歌及锣鼓手一两人。演出场面热烈欢快，远乡近邻争相观看，直至更残月落不愿离去，最牵动观众情趣的，是演出到相当时候，观众中的歌手竟亮起歌喉与“杨公”对唱《西海歌》，你来我答，一韵到底，歌泉喷涌，直使观众沉醉在泛起熠熠波光的歌海里！有时还要唱窄韵、唱难题，称之为“逼硬歌”，若一方连唱三支歌，对方仍答不上，就算输了。如歌手输了，另一位歌手即时接唱，若“老杨公”输了，个别调皮者还当场剥掉“杨公”的面具，说要“当老杨公”。所以扮演杨公者，是具有相当水平的民间歌手。

随着《老杨公》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先是仙姑身穿粉红色绸衫，浅绿色绸裤，发髻别上珠玉荆钗，手持花扇、手帕，碎步出场，坐水潮叹唱《东海歌》：

灯坛锣鼓响连连，仙姑碎步出坛前；

当初住在“水潮院”，说出根源一大篇……

接着杨公头戴红色两角帽，面罩鼻歪嘴斜、脸呈笑状的假面具，身着枣红色道袍，背一布包于上衣内，呈驼背状，系腰带，赤脚，左手拿纸筒火，右手执桨把，显得刚健活泼，闻声摆渡而出，唱：

今日我来南海岸，假扮杨公撑渡船；

算到仙姑有大难，一定逃走到江坎！

接着杨公、仙姑对唱《西海歌》。

杨公：

鲤鱼抢生姑跳水，横云塞江为何（河）曾（藏）；

无少租谷打救（够）你，石箱穿杠为隔条江（扛）。

仙姑：

赶鱼上帘我狂妄妄（网），刘备招亲到大江；

牛郎望妻为水隔，张飞喝阵我猛出声喊……

杨公随即用《顺口溜》讲故事：

东边日头出，西边雨眉滴，麻雀贡落竹筒勿，拔草两头积，要入无得入，要出无得出……

然后，杨公又与仙姑展开谐趣多辩的戏剧性的搭讪。

杨公唱《撑船调》：

撑船，棹船，棹挨东江转；东江呀，有只大沙洲呀！

小娘子呵，雅些！杨公有心搭救你呵，雅些，牡丹花又红，姐妹仙呀……

接着杨公、仙姑先后唱《棹船调》。

杨公：

开船解缆出江口，搭救你妹上船头；

妹你好比笼中鸟呀，情因呃，呃……呀，

飞出笼中得自由呀！

仙姑：

上哥渡船头托天，手执琵琶弹三弦；

拨开琴弦清风起，情因呃，呃……呀，

快快棹船到那边！

杨公欢唱《西江月》：

西江月渐渐起，一照照入妹房里。见妹梳妆甚伶俐，颜容标致如花枝；花枝引来蜂和蝶，日在身边转几次。

船抵彼岸，杨公唱《犯仙歌》与仙姑依依惜别：

五更北斗转向西，唱段情歌送妹归；

十字路口分火把，你便回东我回西；

妹回东海“水潮院”，我归西海入“准提”。

原始《老杨公》还配以“判家当”曲而告终，现在的《老杨公》少有演“判家当”这一段歌舞了。

《老杨公》的成套曲牌，主要由以上各个调子构成，一般是二乐句和四乐句的乐段结构，以单一音乐形成陈述。每首曲调按词行音，但曲式结构、调式特点是基本不变的，谐趣活泼，具有独特的海边歌舞风情。

珍珠之乡，人民生活饱暖祥和，城镇、乡村时有摆歌坛对《西海歌》活动。当然其中不乏扮演老杨公、仙姑的优秀歌手。百年来，北海扮演老杨公有名气的人有苏道熙、苏美荣、郭廉；扮仙姑的有黄斌瑞、顾少璞、庞文辉、钟火娇等。合浦扮老杨公有名气的人有宣裕祥、陈远章、易序廉、陈纪昌、李喜；扮仙姑的有苏立珍、黄兆秀等。他们表演技艺娴熟，歌喉亮、舞步优美、对歌出众，给当地观众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，可惜现在他们大多已年老或谢世了！

1953年春，广西举办首届民间曲艺观摩会演，北海市由道熙、黄斌瑞、钟火娇赴省参加演出《老杨公》，荣获编剧一等奖、优秀演出奖。继而节目被选送参加中南省区民间歌舞会演，改由顾少璞扮演仙姑，该剧获得优秀表演奖。1956年《老杨公》还参加广东省业余文艺会演，获优秀演出奖。1998年1月，北海市化局局长包驰林同笔者曾驱车登门请来现在的名艺人李日喜、苏立珍、

郑元辉等来到北海市电视台全过程表演《老杨公》，该次表演被录制存档。

多少年来，《老杨公》深受珠乡人民群众喜爱，现在民间遇喜庆事，还时有演出活动。可是时代变迁，《老杨公》已今不若昔，加上现在影视音响、歌舞娱乐场所繁多，年轻的一代人，都认为《老杨公》已是古老无用的东西，况且演《老杨公》的民间艺人，大多已届高龄或谢世，《老杨公》面临人死艺灭后继无人的绝境。当地宣传、文化主管部门应重视关心这份可贵的文化遗产，使这株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民族民间奇葩能继承传承、继续散发出芳香。

（作者韩家照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北海文艺创作研究所副研究员，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；作者刘卞玲系《广西日报》副刊编辑）